

集体为何是靠不住的？

[法] 勒庞 著 杨森 译

乌合之众

大众心理研究

· 弗洛伊德·荣格
· 点评版 ·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Democracy & Construction Publishing House

C912.64

4

乌合之众

Wu He Zhi Zhong

大众心理研究



弗洛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Democracy & Construction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乌合之众 / (法) 勒庞著 ; 杨森译. — 北京 : 民

主与建设出版社, 2016.4

ISBN 978-7-5139-1052-1

I. ①乌… II. ①勒… ②杨… III. ①群众心理学—
研究 IV. ①C912.6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64717号

书名原文: The Crowd: a Study of the Popular Mind

出版人: 许久文

责任编辑: 李保华

整体设计: 仙境

出版发行: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电 话: (010)59419778 59417745

社 址: 北京市朝阳区阜通东大街融科望京中心B座601室

邮 编: 100102

印 刷: 北京欣睿虹彩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6年6月第1版 2016年6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32

印 张: 7.25

书 号: ISBN 978-7-5139-1052-1

定 价: 36.00元

注: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



◀勒庞骑马照。古斯塔夫·勒庞（Gustave Le Bon，1841—1931），法国社会心理学家、社会学家，群体心理学的创始人，被称为“群体社会学的马基雅维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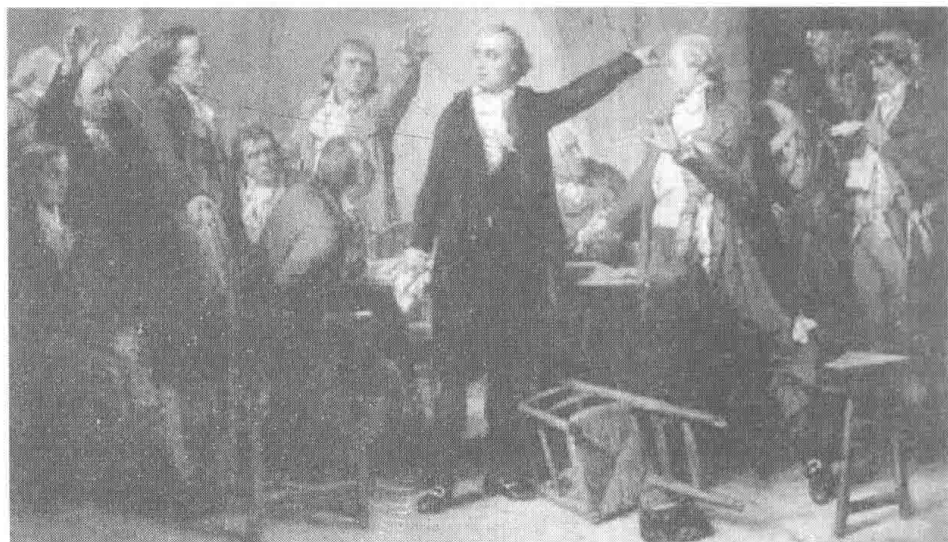
▲法国大革命时期拿起武器参加革命的妇女。勒庞认为，妇女和儿童最没有主见，也最容易表现出急躁、冲动、缺乏理性等特点。



▲ 玛丽·安托瓦内特 (Marie Antoinette, 1755—1793), 法国国王路易十六的王后。因生活骄奢, 挥霍无度, 被称为“赤字夫人”。法国大革命爆发后她支持路易十六捍卫封建制度与王权, 并数度外逃未遂, 后因叛国罪被群众送上了断头台。



▲ 让-保尔·马拉 (Jean-Paul Marat, 1743—1793), 法国大革命时期著名的活动家和政治家。1792年当选国民公会代表, 1793年5月参加起义推翻吉伦特派统治, 建立雅各宾专政, 同年7月13日遇刺身亡。



▲ 雅各宾派俱乐部正在举行会议。该俱乐部创建之初包括许多不同派别的成员, 后因政见分歧, 立宪派和吉伦特派于1791年7月和10月分裂出去, 雅各宾派俱乐部成为以罗伯斯庇尔为首的激进政治团体。



▲ 1789年法国大革命前夜，声言皇室要遏制革命的宣传单。文字不多但很容易调动起群众对皇室同仇敌忾的情绪，因为简洁明了的东西才最易为群众接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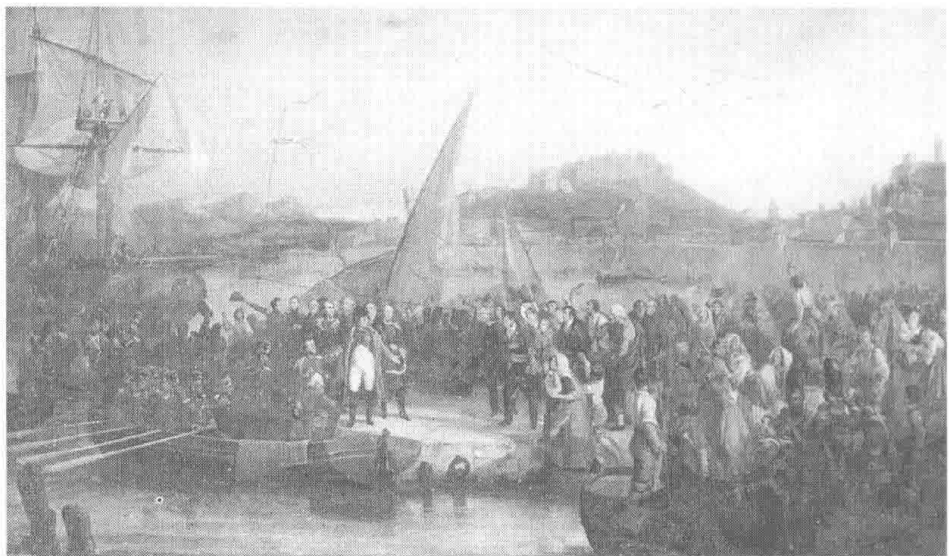
▲ 阿拉伯伊斯兰文明的象征——伊斯兰教清真寺。公元7世纪，伊斯兰文明的兴起在极短的时间内将阿拉伯人凝聚起来，让他们走出阿拉伯半岛，建立起庞大的阿拉伯帝国，同时也创造出璀璨的阿拉伯伊斯兰文明。



▲ 阿拉伯法院内部场景。自19世纪开始，地处西亚和北非的阿拉伯国家慢慢地接受西方的法律制度，其原有的宪法、刑法和婚姻法都受到西方法律制度的影响而发生了演变，甚至其法院的组织形式和诉讼程序都因此而发生了改变。



▲ 18世纪晚期贵族妇女的装束风格大都繁琐复杂、浮华精美，造型繁复的高发髻、卷发，装饰着蕾丝与蝴蝶结的大领口、高跟鞋和造型愈发夸张的裙撑都是这一时期服饰的典型特征。



▲ 1814年5月，因对反法联军作战失败，拿破仑被放逐意大利厄尔巴岛，但这丝毫无损于他的声望。当他的船只在厄尔巴岛“铁港镇”靠岸时，受到了当地官员与百姓的热烈欢迎。

我之所以要做如下研究，其目的是为了对各种群体的特征进行一下说明。

遗传把某些共同特征赋予了每个种族中的每个人，这个种族的气质是由这些特征累加在一起形成的。但是，当种族中的一部分人为了某种目的而组成一个群体时，我们仅从他们聚在一起这个事实就可以观察到，除了原有的种族特征，他们还表现出一些新的心理特征，这些特征有时候可能与种族特征完全不同。

虽然，有组织的群体自古以来就在各种族的生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但其重要程度远不如现在。如今这个时代的主要特征之一就是群体的无意识行为代替了个体的有意识行为。

▲ 无意识是所有那些失落的记忆，所有那些仍然微弱得不足以被意识到的心理内容的收容所。

★ 荣格

我用纯科学的方式对由群体所引发的难题进行了考察。也就是说，我的研究只关注方法，而不受各种意见、理论和规条的影响。我认为，这是发现少数真理的唯一办法；当这里所讨论的是各抒己见的话题时，情况更是如此。致力于澄清一种现象的科学家，从来不会因自己的这种行为会伤害到什么人的利益而有所顾虑。杰出的思想家阿尔维耶拉先生在最近的一本著作中指出，他不属于任何当代学派，也时常会发现自己的思想与所有这些派别得出的各种结论并不一致。我希望我的这部《乌合之众》也堪当此论。原因是，属于某个学派，必然会相信它的片面见解和先入为主的意见。

不过在这里，我还是要向我的读者们解释一下，为什么你会发现我的研究得出了一些从表面上看很难接受的结论。比如，我在提出包括杰出人士的团体在内的群体精神极端低劣之后，为什么仍然断定，虽然存在这种低劣性，但是如果干涉他们的组织仍然是危险的呢？

原因就是，所有对历史问题最仔细的研究，都在毫无例外地向我证明，社会组织如一切生命有机体一样复杂，而我们还不具有强迫它们在刹那间发生巨大变革的能力。即使大自然所采取的手段偶尔会过于激烈，我们的方式也从不会被纳入考虑之中，由此可以看出，会对一个民族产生致命威胁的，就是它所热衷的重大变革；不管在大家看来这些变革有多么合理和符合实际。假如这些变革可以使民族气质立即发生改变，才可以证明它是有用的，而可能证明这一点的，唯有时间。我们会受各种思想、感情

和习惯的影响——这是我们的本性所决定的。各种制度和法律是我们本性的外在显现，反映出的是我们的需要。作为其附属产物的各种制度和法律，是无法改变人的本性的。

我们研究社会现象，就必须研究产生这些现象的民族。从哲学角度来看，这些现象也许有绝对价值，可事实上它们仅有相对价值。

所以，在深入学习一种社会现象时，应该分清主次，从正反两个方面对它加以观察，这样才能发现，理论与实践往往大相径庭。这种区分几乎适用于包括自然科学的材料在内的所有材料。如果用绝对真理的观点去分析一个立方体或一个圆，那么，它们就都是由特定公式严格定义的不变的几何图形。可是，如果从表象的角度看，这些几何图形在我们脑子里却会显现出各种不同的形状。而以透视的方式来观察，立方体可以变成锥形或方形，圆可以变成椭圆或直线。关注这些虚幻的形状，比关注它们的真正形状更加重要，因为只有它们，才是我们所能够观察到并可以用照相或绘画的方法加以再现的形状。所以，不真实的东西常常比真实的东西包含了更多的真理，若只是用客观准确的几何形状来表现它们，很可能是在歪曲真理，使它变得更加难以辨认。可以设想一下，假如人们只能复制或翻拍物体，却不能接触它们，那我们就很难对物体形态持有正确的看法。从更深层次来说，假如有关这种形态的知识只有极少数学问高的人才能了解，那它也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研究社会现象的学者们永远不应忘记，这些现象不只有理论

价值，更有意义的是它具有实践价值，认识到这种实践价值与文明的进化程度有关，才是最重要的。一个人只有认清这个事实以后，再考虑最初逻辑强迫他接受的结论时，才会抱有一定的谨慎态度。

他采取类似的保留态度还有另外一个原因：社会事实这么复杂，想要全部掌握或提前判断它们相互影响所带来的结果几乎是不可能的。另外，在我们所见的事实背后，可能还隐藏着数以万计看不见的原因。这些能够看到的社会现象也许是某种巨大的无意识机制所产生的结果，而这一机制恰恰超出了我们普通人的分析能力。如果我们把能够实际感受到的现象比做波浪，那么这些波浪就只是海洋深处我们不得而知的湍流的表象。就群体的大众行为而言，它在思想上显现出一种独特的低劣性，但在一些行为中，它似乎又被一种神秘力量所牵引，古人把它称为命运、自然或天意，我们则称它为“幽灵的声音”。虽然我们现在还不知道它的本质，但是却不能忽视它的威力。事实上，在民族的灵魂深处，确实有一种永恒的力量在左右着他们。比如，还有什么东西能比语言更复杂、更有逻辑、更神奇吗？所以，这个组织程度严密到令人惊叹的产物，如果不是来自于群体无意识的禀赋，还能来自什么地方？最博学的学者，最有威望的语法学家，他们所能做到的也仅仅是指出左右着语言的那些规律，而对于创造这种规律，他们也无能为力。甚至是伟人的思想，我们能确定那就是他们头脑的产物吗？毋庸置疑，这些思想是由独立的头脑发明出来的，可是，难道不是群体的禀赋造就了无数颗沙粒才铺垫出这些

思想生存的土壤吗？

毫无疑问，群体是没有意识的，但正是在这种无意识之中，隐含着力量强大的秘诀。在大自然中，很多生物完全受本能支配做出的一些行为，其神奇的复杂性令我们叹为观止。理性只是后来诞生的人类才拥有的特性，而且还没有强大到可以向我们揭示无意识的规律，它要想站稳脚跟，依然需要很长的时间。无意识以一种仍然不为人知的力量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理性起作用的时候却寥寥无几。

假如我们想要呆在狭小而安全的空间之内，利用科学来积累知识，不准备步入模糊的猜测与无用的假设的领地，那么我们必须留心这些我们能够接触到的表象，这些表象会把我们自己限制在对它的思考中，然而从这些思考中得出的所有结论一定都是不成熟的，因为在这些我们能够明显看到的表象后面，还有一些我们只能模糊看到的现象，这种模糊现象背后，仍有一些我们一无所知的现象。

▲本能活动必须包括在无意识过程中——这种无意识过程只有通过其事后的结果才能被我们意识到。

★荣格

群体的时代

像阿拉伯帝国的建立和罗马帝国的衰亡这类发生在文明变革之前的大动荡，从表面上看，可能是由政治环境变化、外敌入侵或王朝的颠覆所决定的，但是如果对这些事件进行更为详细地研究，就不难发现在表面原因的背后，潜藏着人民的思想所发生的普遍而又深刻的变化。真正的历史大动荡，让我们吃惊的并不只是那些宏大而暴烈的场面，让文明改头换面的唯一重要的因素，是人们思想、观念和信仰的改变，而那些刻骨铭心的历史事件，不过是人类思想潜移默化的变化所引起的可见后果而已。这种重大事件之所以如此罕见，是因为人类物种世代相传的思维结构这个最稳定的因素。

如今正是这种人类思想经历转型过程的重要时期之一。

这一转型基础有两个重要因素组成：首先是宗教、政治和社

会信仰的毁灭，而我们文明的全部要素，都是发源于这些信仰之中；其次是现代科学和工业的各种发明，造就了一种全新的生存和思想条件。

1 我们能像穿上一套新衣服那样换上现成的象征，并因此变成黄袍加身的乞丐，变成把自己打扮成乞丐的国王吗？

★ 荣格

以前旧的观念虽已残缺不全，却仍然有着十分强大的力量，而目前新的观念仍处于形成的过程之中，且表现为群龙无首的过渡状态。

现在还不能确定这个必然有些混乱的时代最终会演变成什么样子。在我们这个社会之后，哪些观念将成为新社会的基础？眼下我们仍不得而知。但可以确定的是，无论以后的社会是以什么方式进行组织，它都必须依赖于一股新的、可以坚持到最后的力量，即群体的力量。在以前视为理所当然、当下却已经衰落或正在衰落的很多观念的废墟之上，在胜利的革命所毁灭的众多权威资源的废墟之上，这股取而代之的唯一力量，注定会同其他力量汇合在一起。当我们悠久的信仰崩塌消亡的那一刻，当历史的社会柱石一根又一根倾倒的那一刻，群体的势力便成为唯一势不可挡的力量，而且它的声势还会不断壮大。我们就要步入的时代，的确是一个

2 在我看来，承认我们精神上的贫瘠和无象征状态，要比捏造我们是某笔遗产的继承人好得多。

★ 荣格

群体的时代。

在一个世纪（即18世纪）之前，欧洲各国的传统政策和君主之间的抗争，是造成各种事变的主导因素，民众的建议一般起不到太大的作用或根本不起任何作用；如今，那些得到政治认可的各种传统、统治者的个人倾向及相互对抗已经不再起作用了，群众的声音已经获得了优势，向君主们表明群众举动的正是这个声音，而君主们也不得不因声音的内容而注意自己的言行。目前，决定各民族命运的地点，在群众的心中，而不再是君主们的国务会议上。

民众的不同阶层进入政治中心，准确地说，就是他们已日渐成为一个统治阶层，这是我们这个过渡时期最令人关注的特点。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普选权的实施并没有产生很大影响，所以它可能与人们曾经认为的那样不同，这就是这种政治权力转移过程的显著特征。群众势力渐渐开始强大，首先是因为一些观念的传播，使它们在人们的大脑中不断的生根，随后个人逐渐组成社团，致力于一些理论观念的实现。正是经过结社，群体学到了一些同他们的利益相关的观念——即使这些利益并不正当，却有着非常明显的界限——并终于体会到了自己的力量。群众如今成立了各种联合会，使一个又一个政权在它面前甘拜下风，他们创建了工会，尝试支配劳动和工资，还加入了支配着政府的议会，但这些新加入的议员们极度缺乏主动性和独立性，几乎堕落成那些将他们选举出来的委员会的传话筒。

当前，群众的需求（包括规定工作时间，将矿场、铁路、工厂和土地国有化，平均分配全部产品，为了广大群众的利益消灭

上层阶级等)正变得越来越清晰,甚至好像非要把当前整个社会完全毁灭不可,他们所持的观点与原始共产主义紧密相连,但这种共产主义并不是所有人类的常规状态。

1 新教的历史是一部持续地破旧立新的历史。一堵墙接着一堵墙倒塌了;一旦教会的权威已经粉碎,这破坏的工作也就并不显得太难了。

★ 荣格

群体不善于推理,却急于实施行动。他们集合而成的组织让他们拥有了巨大的力量。我们亲眼看到其制定的那些教条,很快也将同旧式教条具有同等的威力,并将进一步演变为专横武断的力量。群体的神权就要替代国王的神权了。

与中产阶级志同道合的那些作家,较好地反映出了群体较为偏激的思想、顽固不变的观点、浅薄的怀疑主义及有些过分的自私。这些作家因为观察到这股新势力的不断壮大而深感恐慌,为了抵御人们混乱的头脑,他们不得不向曾被他们鄙夷的教会道德势力求救。他们声称科学已经灭亡,而自己满怀愧疚地转向罗马教廷是为了给予我们启示性真理的教诲。但这些新的皈依者并没意识到,现在这样做已经晚了。就算群众真的能被神宠所感动,这种手段也不可能对他们的头脑产生相同的影响了,因为他们已经不关心宗教的事情了。今天的群众放弃了他们

的劝说者昨天已经放弃并予以毁灭的诸神。不管是神界的还是人间的，没有一种力量能够强迫河水倒流。

科学并没有灭亡，而且一直都没有陷进当前这种精神上的无政府状态，从无政府状态中产生的新势力也并不是因为它才形成的。科学为我们承诺的是真理，至少是我们的智力能够掌握的一些关于各种关系的学问，它一直没有为我们承诺过和平或幸福。它对我们的情感不动声色，对我们的报怨也从不计较。因为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恢复被它摧毁的幻觉，所以我们只能努力和科学生活在一起。

普遍发生于各国的各种信号向我们表明群体势力正在迅速壮大，认为它注定会在短时期内就停止扩张只是我们一厢情愿的想法。无论我们的命运如何，都不得不接受这种势力，一切反对它的说辞，都是徒劳无功的坐而论道。群众势力的出现表明了西方文明进入到了最后一个阶段，甚至倒退到混乱的无政府时期，而这是每一个新社会诞生的必然前奏。那么，可以阻止这种结果吗？

时至今日，彻底毁灭一个破败的文明，一直都是群众最明确的目标。历史向我们指明，当文明所依赖的道德因素失去威力时，它最后的解体总是由无意识的野蛮群体来完成，这些群体理所当然的被称为野蛮人。创造和引导文明的，历来只是少数知识贵族而不是群体。群体有的只是强大的破坏力，他们的统治总是会回归到野蛮阶段。那种拥有复杂的规章制度，从本能状态进入能够未雨绸缪的理性状态的文明，只属于文明的高级阶段。而群体则毫无例外地证明，只依靠他们自己，所有这些事情都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群体的力量有着单纯的破坏性，所以他们就像是